



“无定”盛情

□蒋子龙

或许是唐宋边塞诗的盛名远播,或许是一般人的孤陋寡闻和想当然,总觉得西北边塞都是沙翻大漠,乱石飘风,荒僻苍凉,寸草难生。须知,早在西汉时,横山是“水草丰茂,羊群塞道”。而今,横山仍是“全国畜牧百强县”之一。

这还是得益于千里横山,它不仅牵领着古边塞的各大峁塬,还孕育出错综密布的大小115条河流,其中尤以千年古水无定河最大。它见证了横山的沧桑,被奉为“横山的母亲河”。

无定:“流量不定,方向不定,清浊不定”,这简直就是第二条古黄河。

仅在横山境内,无定河就蜿蜒近100公里,一级河道之宽1000米至1500米,河谷最宽可达2200米,若加上漫滩如雷龙湾至响水花虎滩一段,宽阔竟达55公里,再加上诸多支流及外沿,其流域面积为11480公顷。

可以想象,在雨季这是怎样的一条锵然大河。从长春岭东麓奔腾而下,浩浩荡荡,千折百回,确是“无定”。但最终以西北黄土高原上最大的支流身分注入黄河。

无定河流域以北,为低缓的黄土梁峁及冲积、洪积滩地,地表形态以各种沙丘、滩地、盆滩为主,沙丘之间自然就会有洼地出现,洼地长期积水就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,俗称“海子”。在北部沙漠草滩区,这样的“海子”不计其数,有名字的就多达200多个,最大的红碱淖湖,面积67平方公里,站在湖边,眼前绝对是一片汪洋。这些海子宛若嵌在沙地间的一颗颗琥珀,在阳光,尤其是在月光下,晶莹透亮,闪烁夺目,尽显横山的无限魅力。

世界上叫“沙漠”的地方很多,竟然也是千差万别,并不都是滴水皆无,寸草不生。横山的沙漠草滩上,就有长芒草草原、冰草草原、百里

香草原……还有芨芨草、沙芦、赖草、三刺、羊草等等和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数百种野草,以及苍耳、茵陈、甘草、枸杞子等三百余种药草,和一蓬蓬像沙地护卫一样的沙柳、柠条、油蒿、臭柏等灌木丛,真称得上是“山花杂古今”“风梳野草香”。

此外,在草滩区外围还有一片郁郁葱葱的“国家沙漠森林公园”,里面还有不少珍奇古木。请见多识广的人告诉我,将沙漠和森林、公园联系起来,是怎样的一种景观?

无定河湿地,在横山区境内有80多公里长。湿地嘛,自然是鸟类的天堂,尤其是黄土高原上一片难能可贵的湿地,每年都有数十万只各种野生禽类在此栖息,其中不乏珍贵的一级保护动物。湿地南缘就连接着横山著名的渔米之乡,被誉为“赛江南”。有水库19座,宜渔的滩涂地14平方公里,宜渔的稻田27平方公里……横山南部梁峁上的平田,土厚、地有劲,所以成为陕北水稻生产第一大县,“横山大米冠塞北”的牌子数十年一直不倒。“赛江南”,实至名归。

其实,塞北的沙漠地,只要有水,种什么都长得很好,无论长出什么来,味道都出奇的纯正。我曾在榆林治沙功臣石光银家里吃过两顿饭,他因卖掉全部家当买树苗,数十年在毛乌素沙漠成功植树造林30多万亩,两次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奖。在被树林封住的沙地上种粮食、土豆、各种蔬菜、药草,都长得格外好。他的妻子将自己种的土豆、茄子、辣子、豆角等一股脑儿地放进铁锅里煮,熟了加点盐和油,哎呀,那个好吃啊!后来回到城里还老想那一口,仍旧是那些东西,无论加多少油,放进多少所谓高档调料,都再也熬不出在石光银的沙漠森林里吃过的那种味道!

城市笔记

何其短暂的保护

□牧徐徐

跟同龄人相比,儿子比较胆小,怕这怕那的。

就连理发店里的剪刀,他也害怕,坚决不肯出去理发,无奈之下,妻子只好在网上,买了儿童安全电动理发器,在家给他理,一直理到他幼儿园中班。为此,儿子没少挨我批评。

上班了,我决心不再顺着她,带他去工大校园里的小徐理发店理发。他虽不太情愿,但迫于我的威严,也只能同意。每次理发时,他都各种不配合——缩头缩脑,一会说脖子上好痒,一会说肚子疼,他怕剪刀、怕吹风机,还不停地唠叨,爸爸,你可别走呀。搞得我很火,骂他胆子太小了,不像男子汉,同时心中非常郁闷,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,胆大一点,不用啥事都让我陪呀,护呀。

二年级上学期,有一天,儿子突然对我说,他放学后要去小徐理发店理发。我说,今天很忙,下班较晚,改天再陪你去理吧。不料,他却说,不用你去呀,我自己去就行了。我有些意外,说,你行吗?校园里来来往往的车子有很多,我不太放心,而且,我怕他跟理发师说不清楚。儿子说,爸爸,我行的,不用担心。

我给他10元钱,放学之后,他独自一人穿过马路,跟保安说明了情况,进到工大里,然后真就把

头发给理好了。

一个月后,早上我送他去学校,临别时,儿子跟我说,爸爸,给我10块钱吧,放学后我想去理发。我一摸口袋,发现没带零钱,于是便告诉他,等我下班后陪你一起去吧,用手机支付,儿子说那好吧。

下班后,我打电话给儿子,问他在哪?好碰头一起去理发店。

谁知儿子却说,我都理过了,怕你今天下班晚,我一放学就自己去理发店,我跟小徐阿姨说了,先赊个账,你回来时去她那付下钱,可别忘了哦。

挂上电话,我竟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作为父母,一直以来,我总希望孩子能尽快长大,勇敢一点,自立一些,不要我充当他的保护神,可当他真勇敢了,自立了,不需要父母帮忙了,在欣慰的同时,未免又有些失落和伤感。

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,6岁之前,家是他(她)的全部;7-15岁,家是他(她)的晚上;16-18岁,家是他(她)的周末;18-22岁,家是他(她)的寒假;23岁以后,家是他(她)的春节。

对于孩子来说,父母终将有一天是无用的,他们不再需要我们的任何保护。

大家V微语

自己的 一块土地

□陈彦

●小说是语言的艺术,一些作家不仅是小说家,而且成为文体家,像汪曾祺、沈从文等。为什么写得那么好?最重要的还是要深深扎根土地。现在很多作品读起来不是那么过瘾,有人觉得是语言问题,其实更多的还是作家对那片土地的研究不够深入造成的。比如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、沈从文的湘西写作,还比如福克纳的《喧哗与骚动》等,他们都有一个“场”,认真地把自己扎进去了。

●作家一定要对他所要写的对象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,所谓好的语言,就是生活全息形态的折光。语言本身是材料,对于文学来讲就是构建的材质,因为材料选择不清晰,或者对材质了解得不够透彻,搭建的作品就不会好。因此我始终觉得一个作家需要有自己的一块土地。

●现在不太注重田野调查了,尤其有了计算机以后,我们通过检索获得的已经是别人进行了数千次、数万次过滤的知识和感觉。而艺术尤其是文学,需要有毛茸茸的第一手材料、第一直觉,一个作家要写好一部作品,必须扎进去深入研究很多年,才敢有所发言,他的语言才可能是一种自己和别人都喜欢的样式。要回到常识、回到源头去研究。

●随时一点鼠标,仿佛什么都知道了,的确是好事,但是对于文学艺术来讲,它让我们变得懒惰、盲从和误以为是,对于要写对象,我们了解得并不深刻。

●我们需要浸入到生活里,浸入到这片土地的骨髓里,才可能获得表象的语言和内里的质感效果。



缘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,虽然在城市生活多年,但内心对农作物怀有深深的眷恋,在自己漫漫的人生岁月中,也在每日的油盐酱醋中,我对稻米钟情有加,对一粥一米备感珍惜,回味起来心里便悠悠飘荡起来,脑际里不断回放起喜看稻菽千重浪的丰收情景。

在家乡的农作物中,只有稻谷最具禅意了。漫漫风尘中,它所给予的始终是由绿变黄的希望,它低垂着倔强的头,用古典的强劲和坚忍,为眼前的大地履行着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诺言。

每年春分一过,村里人就坐不住了。灌水,着床,筛土,筛粪,育苗,施肥,浇水,防虫,通风,每个环节都容不得马虎大意,每个过程都是虔诚的。为了秧苗长得壮实,农人们在每块秧苗的四周,用塑料薄膜覆盖起来,聚光聚热,秧苗长得快。走在窄窄的田埂上,还能听着那抑扬顿挫的插秧歌,你无法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。

稻米飘香 醉心田

□李永明

来。插秧歌里流动的韵律,在泥土中生根,长遍家乡的田园。六七月份,烈日当空,太阳毒辣辣地照射着。父亲戴着草帽,在水田里薅草。任何稗草都逃不过父亲犀利的眼神。稗草和稻子长得非常相似,但稗草更光滑,父亲用力把稗草连根拔起,甩到田埂上,半晌工夫,那些稗草在阳光的暴晒下变得蔫软了。

起初是风,它让稻穗从嫩绿的谷苞里探出头来,然而它的出场显得谦逊而腼腆,但是它已经带着果实走来。接下来的成长史将由稻穗来抒写。某一天走向田野,发现稻穗上的稻花占据了视野,它们低着头,向父亲、阳光和风倾诉着成熟。乡村从此进入金黄时期。

一片和蓝天相映成趣的神奇的稻花,是无法言喻的、难以忘怀的。全家人早已等待这个时刻,从他们在春天播撒下一粒粒种子开始,从嫩嫩的稻秧开始,从田野辛勤的劳作开始。

头一天晚上,父亲在磨刀石上磨亮了一把镰刀,乡村的深处家家户户都响着“霍霍”的磨镰声,此起彼伏地守着我们的精神家园,这是乡村最生动的旋律和最靓丽的季节。磨刀石用久了像凹下去的一轮弯月,这是农人们值得骄傲自豪的劳动工具。父亲用一把雪亮的镰刀割去一个乡村的金黄色。庄稼充满了诱惑,田野充满了挑衅。面对即将到手的宝物,把每一丝力气都毫不保留地泼洒在曳荡的稻海里。挥动镰刀,父亲弯下身体,重复这个姿势,对土地感恩,橙黄的谷粒为父亲疗伤医痛,为家人们带去喜悦和开怀的笑容。

拾稻穗,是农事中不可或缺的尾声,如同故事总要有结局。父亲告诉我,拾稻穗是劳动生活的一种。多年以后,我明白,拾稻穗是生命中人格的启蒙,不拾稻穗,十月就不完整,没有拾过稻穗,你就不会懂得馈赠,不会懂得大地丰厚的珍藏。汗珠样饱满的颗粒,朴素而诱人的香味,欲罢不能的造型,这一切就是兑现的诺言、力气和心血。

四季轮转。母亲给我做香喷喷的大米饭,端着一只青白相间的花瓷碗,咀嚼着散发着热气的米饭。大米饭的香味弥漫到乡村的农田和院落,弥漫到了我们的胃肠,一直弥漫到新年的餐桌上,弥漫到大家快乐兴奋的心情。稻香让我明白了世事沧桑,懂得了万事沉静,稻米它是沉厚大地散发的恒久之香,万千命运绽放的馥郁芳香。

到了知天命的我,还没有做到像躺在米缸里的大米那样沉稳安静,有时还如喝老家大米酿的稠酒冲动任性,我行我素。我敬重大米,吃过的米一直无法统计,但对大米的深情埋在心里,像井水蕴藏在厚土之下。而今,我靠大米与文字的喂养,我希望我的文字一个字一个字排列,也像一粒一粒大米一样,从我灵魂的稻田里长出来。